

# 除夕灯火有你在

李晓

除夕，中国人一年之中，集体熬的一锅最具浓酽情感的汤。在这灯火万家的除夕里，这锅汤的万千滋味，抚慰着大地游子的心，温润着人间亲人的相聚。

1992年大年三十，一个小镇青年，兴冲冲赶往县城去过除夕，望一望天上云层里，感觉云影里也有人影晃动，在轻挑竹竿挂上喜气的灯笼，要不然怎么在黄昏时，云彩突然亮彤彤起来。

那天下午，小镇青年有些慌张，他走在县城最繁华中心的马路上，步子依然是高一步低一步，和他乡下的三叔一样，远没有走在稻田里自信的心情。

那个青年就是我，当年在小镇一个单位上班，平时写点公文，业余搞点文学创作，名气也只局限在小镇，如薄雾似有似无。一次去县城作协开会，吃饭时一个老先生拉起我向县城文豪们介绍：就是他，常给我们投稿，很清新的文字风格，有一个离婚的少妇，到处打听你的地址。一个写小说的县城作家突然笑得喷饭，自尊的心受了伤，从此我就很少去参加作家们的聚会了。有一年春节，我提着山货去拜望县城里一个仰慕的作家，到了中午，我闻到了炉子里咕咕哪炖肉的香气，作家丝毫没有留下我吃饭的意思，眼神里还有厌倦。县城的人情，难道真的如一张写诗的诗那样薄，我向往着县城，也拒绝着县城。

1992年的除夕，我在一户县城里的人家度过了。大年夜的饭菜，蒸、炒、炖、凉拌、红烧的菜肴，远比小镇丰盛。其中有一道菜，叫“鸿运当头”，是用鲢鱼的头做成的，预示新的一年好兆头。这一道菜，是我在县城里心爱的姑娘亲自上厨房做的，这一道菜的第一箸，他们全家人都不约而同地夹向了我的饭碗，我吃了他们夹给我的鱼肉，一抬头，满室灯光中，面对的是他们全部接纳了我的真诚目光。

一年后的秋天，柳做了我的新娘。1994年的除夕，柳的家人来到我在小镇的家过大年。那是青砖老房子，老房子外墙上苔藓密集，岁月深处，是我们平静的日子。除夕的饭菜端上桌，我告诉柳和柳的家人，我要好好努力，过上好日子。

20多年一起相伴相守的除夕过去了。我们的日子，朴素平淡，琐碎普通甚至有些庸俗，有甜蜜温存的涟漪涌动，也有灰色日子的沉渣泛起，身体里的疾病和精神上的困顿困苦甚至如影相随，也远没有实现我当初信誓旦旦中许下的很多诺言。我和不少小文人一样，也潜藏着人性里的许多毛病，患得患失，喜忧无常，空于文字里的形而上，小文人也偶尔发着世界文豪样的脾气。但无论日子以怎样的方式流动，每年的除夕，一家人在一起吃着年夜饭，一家人在一起守岁，那人世除夕里万家灯火汇成的灯海中，其中有一扇是我家窗户里透出的灯光。

# 小城集市

王贵宏

小城四面八方均有市场，因为距离近，常去集市采购的我，去的最多的是市区边缘的五二三集市。

一次有造访之友随行，边溜达边问：这集市够热闹的，咋用数字命名？我答：“五二三”不仅是这片地区的统称，更是一个让林区人永远不该忘记的日子，1987年5月23日，这里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火，两天肆虐，火魔吞噬了居住在这里的九百多户住宅，一切化为灰烬。为铭记这个惨痛的教训，政府便将这片重建后的家园叫做“五二三”小区。

棚户区消失后，集市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发展。过去，这里的居民还不太多，集市小，街道窄，集市像是一条用山野果、蘑菇、河鱼、各种菜蔬串起来的线。近年来，各类物资逐渐丰满，使集市日趋繁荣。

集市以早市为主，卖菜的最多，临近中午就基本散市了。菜农多来自毗邻市区的粮食蔬菜基地东升乡。每日，天刚放亮，农民装蔬菜的大车小辆就往这里汇集。始春到秋，这里新鲜的蔬菜瓜果便像汤旺河水似的不断流。市里的人对这片土地长出的蔬菜情有独钟，用他们的话说，叫味正。

掩映在绿树中的小城不大，“五二三”小区只占城区的十几分之一，可集市的红火程度却是首屈一指。集市从西伊春河的堤岸一直延伸到电厂附近，全长近千米，宽阔的街道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。它像一块磁石，把千家万户的目光吸引过来，把菜蔬的五颜六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春夏秋冬时节，太阳升高了，卤水点的嫩白豆腐还热乎乎地冒着热气；桶装盆盛的河鱼是刚从河里捕捞出来的；顶花带刺的黄瓜、桔红的柿子、紫亮的茄子、翠绿的各种小菜一堆堆一筐筐地摆放着，南方新鲜的水果也不失时机地掺杂其中。街两旁楼房下面的超市、鱼行、熟食店、快餐铺等，更是把自家品种多样的商品和味道独特的美食摆放出来招徕顾客。

我父母家离集市不过几百米，平时，他们钟爱的黏豆包、豆腐脑、血肠等，这些散发着地方纯朴味道的美食出门即可买到。夏天炎热，去集市闲逛一圈，回来买两根顶花带刺的黄瓜、几张现制的粉皮，一卷干豆腐，一抓香菜，再加两头新蒜，回家后拌一小盆消暑爽口的凉菜，令人食欲大增。有时想吃河鱼，更是方便，汤旺河里的柳根鱼、泥鳅、穿丁子、雅罗等鱼，油炸、酱肉、红烧，味道鲜美，爱咋吃咋做，价格并不贵。

那场肆虐的火灾，皆因道路窄，杂物堵塞街道，消防车难以靠近火灾现场，只能焦急嘶鸣，而消防队员心急如焚却不得不忙于清理障碍，火借风威，很快这里化为废墟。

如今，拓宽的道路四通八达，人行车驶安全舒坦。集市的丰富让人心满足，物资的丰富使顾客多了选择。徜徉在人声鼎沸的集市中，感受着繁荣，心中禁不住感慨：真是今非昔比啊。



《花瓶里的花》 马里奥·努齐意

玛咖供图

历。原来这是一群流浪艺人，常年漂泊，帐篷便是他们流动的家，他们的孩子在流浪中出生，也在流浪中成长；每到一处，两个姑娘唱歌跳舞，小伙子弹奏简朴的藏式吉他，就这样，翻过雪山，穿过森林，越过草原，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……

闲话伴酒时间短，很快两个女孩就打开行李，几块厚软的兽皮铺在枝叶上，又拿出几条被褥。

其余的人都睡了，我和大胡子坐着喝酒。热情豪爽且身躯魁梧的他，在络腮胡子后面透着刚毅，说笑中眼睛会突然透出一股冷峻的目光。我觉得他可以在任何猝发的事件面前镇定自如。夜深了，我们喝干了一瓶白酒，第二支蜡烛也快燃尽，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们走南闯北、充满传奇却又如日常的生活。

睡前，我钻出帐篷看，万籁俱寂，大雪仍旧纷纷扬扬，雪光里林立着古木的黑影，帐篷口透出一缕烛光，照在帐篷前的雪地上，光影里，雪花晶亮凌乱地飘舞着……

当我被一阵喧闹声惊醒，已是次日黎明。天还没亮，雪已停了。外面篝火燃起，红光映在雪地上，小姑娘蹲在火堆旁，用布袋把火吹旺。大胡子站在旁边的雪地上，仰着红光映红的脸伸个懒腰，然后把双手拢在嘴上，对着远处扯开嗓门吆喝了几声，大山里回荡着他粗犷的声音……

茶烧开后，每人喝碗滚烫的咸茶，便拆掉帐篷出发了。他们每人都背起一包行囊，留给我渐行渐远的身影，慢慢消失在密林深处……

大胡子一边喝酒，一边讲起了他们的经

众人搭帐篷，两个不停为大人拿东西的姑娘忙得不亦乐乎。小女孩不小心在雪中摔了一跤，逗得大家开心大笑。看着他们如此快乐，让人几乎忘了这是在海拔近5000米的大山中。

帐篷搭好，潮湿的地面铺上了厚厚的枝叶。这时，茶烧开了，饭也做好了。饭锅端进帐篷，我们抖掉身上的雪花钻进去，围着饭锅坐在枝叶上。大胡子掌勺，盛满每个人的饭碗。我没有碗，他把自己喝茶用的大铁缸递给我说：“来，用这个！”是咸粥——稀粥中放了盐、辣椒粉、野菜和牦牛肉。大家捧着热气腾腾的饭碗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不论天南地北，走到一起就是一家人！”大胡子在往我茶缸里添饭时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天黑了。饭后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白酒和几包小菜。一见有酒，大胡子便来劲了，“哈，有酒！”他嘎崩一下把瓶盖咬开，仰起脖子连喝两口，眯着眼抿抿嘴，突然拉开粗犷的嗓门，唱起了流浪之歌。其余的人也都跟着唱了起来。歌声透过帐篷，在飘着雪花的大山里回荡……



## G 守静观海

# 春节的回望

欧阳

又是一年岁除的时间，朋友问我怎么过年，而我在问他。

现在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对春节没太多期望已经很多年。朋友说。我能理解，自从朋友父母不在以后，他就尘埋了“团聚”的念想。当他听闻我准备回去探望父母时，感慨地说：“也就是这一牵挂了。现在的春节和小时候比真没多大意思。”

我们都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所谓“意思”，除了与平常不同的热闹、喜庆画面之外，更失落的应该还有那些再也无法重现的心理念想。

的确，从前的每一个春节，我们无不是满怀着热望，数着指头翘首以待。爆竹声中的岁除，有缺荤腥一年，不知油腻滋味的舌尖和肠胃，对大快朵颐的美好愿景，也有心无杂念的开心和欢笑。

在乡村，在宰杀年猪之前，儿童们就已经在梦里有了笑容，正月里满嘴的油香，可以让

# 雪山之夜

吕传彬

我单骑走川藏第八天上午，到达色季拉山脚下的普拉镇。色季拉山位于西藏林芝市境内，是一座原始森林覆盖海拔近5000米的大山。

过普拉镇后的路在阴翳蔽日的原始森林里蜿蜒上升。路旁古木森森，枯藤倒挂。这条路本就少人行，又值藏、汉新年，我推着单车跋涉一天也没有遇到一个人。黄昏时分飘起了雪，暮色提前降临在林海之中。这时，我看见前面不远处有烟火，便急忙赶过去。

山路转弯处，一条清泉从密林深处汨汨流出。泉旁一棵古杉下，站着三个藏族男子，一个二十多岁，另外两个四十来岁。旁边，石块支起的灶里燃烧着柴火，石块上放着一只铁锅，一个十五六岁的藏族姑娘蹲在那里，用一只布口袋把火吹旺，潮湿的木柴冒出浓烟。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不停地用勺子在锅里搅着，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雪地上跑来跑去，拿根木棍敲击着枯枝上的积雪寻找木柴。古杉的另一边，一片

## 顶凌下种

李成

这样高的纬度  
土地冻得结实  
甚至连风连星星也都冻住  
这时适合沉睡  
在泥土层  岩石缝  
以及长着几棵疏树的小村里

但他还是起了个大早  
冲破晨雾  上大路  
赶着一条大牯牛  
犁铧亮得刺目  
他把它插进地里  心跳加速  
因为他叩动了大地的胸膛

待到把地表面翻过来  
他甚至有些慌张  
因为大地在等待答案  
他把手伸进布囊  
抓起一把若睡若醒的种子  
啐的一声撒进泥土

侧耳倾听  一种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 
仿佛是什么在炸开地面——  
正朵朵大朵地爆出太阳一般的花

## 空山探路

秦至

常常想走到“空山新雨后”中的空里去，那种空是夜半的钟声传来，如缕缕云絮轻盈飞舞，飘落到湖心客舟中的酒杯里；是茫茫雪地的寒梅，在冬天的风霜里凌寒独放，将一枝暗香浮动送给月色皎皎；是对着幽谷啸叫而漾开的回响，仿若水面荡起的涟漪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在这样空寂的山林里走着，野花常常绊住前行的脚步，它们肆意地开满蛮荒小径，透着淡淡的洒脱，就像水风飘然而过，吹皱一湖碧波清涟时的温柔，像诗人飘然欲仙的衣袂，熏染着酒香与月光。

当阳光穿过浓密的翠叶，片羽般安然降落，如绵绵的春雨轻声耳语，在巨幅的褐色画纸上潇洒着墨。风过，碎影摇曳，亮光斑驳，流淌出一条银光闪烁的河。几缕鸟鸣从林深处传来，滴落在花蕊中央，沉醉，酝酿，等待甜蜜的芳华绽放。

山路旁的清溪奔流着，喧闹着，一如少女柔滑的冰肌。鱼儿成群结队，时而如缓缓升起的浮烟，一步一莲，投入到藻荷温柔的臂弯里；时而如离弦的箭，电光石火间，俘获甘之如饴的美食。

卵石在溪底沉睡，叮咚作响的流水声，装饰了它的梦。我仿佛也变成了一块无言的石头，带着对前世的爱恋与今世的欢喜，坠落，深潜，直到消失在梦的最深处。

继续往前走，一座古寺的身影若隐若现，蒙上一层落日余晖的淡淡金光。未窥全貌，先闻其音。僧侣的诵经声此起彼伏，好似海面上翻滚的浪涛，一层一层席卷而来，洗濯混沌迷茫的内心；又好像一粒菩提的种子落在荒瘠的生命中，慢慢地生根、发芽、繁茂，成花。

在古寺中留宿，才更明白清净的含义。端坐在瑶席上，看屋内炉香氤氲，恍如此身早已与万丈红尘撇开了界限。窗外花红映月，美得如六月的飞雪，是一场看不见的虚幻。也许一夜之间，绿肥红瘦，花瓣回归泥土，缕缕香魂也会跟着月光一同消失不见。

我又能得到什么呢？不过是一涧芳与一山月吧！涧芳盛开到坠落的过程，一如山月盈亏的流转，走过漫长的沉默，直至轮回，重生。

钟声响起时，笼罩着一切的黑暗渐渐退去，天边又出现了曙光。